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三年

## 第一三九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

纽约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391) .....	1
通过议程 .....	1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97);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 (布拉柴维尔)、刚果 (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也门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98 及 Add.1/Rev.1 及 Add.2)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三百九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米格尔·索拉诺·洛佩斯先生  
(巴拉圭)。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临时议程 (S/Agenda/1391)

1. 通过议程。
2.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97)；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也门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98及 Add.1/Rev.1 及 Add.2)。

## 西南非洲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97)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苏丹、叙利亚、泰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也门的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398 及 Add.1/Rev.1 及 Add.2)

1. 主席：我要向安全理事会代表报告：我已收

到了圭亚那、土耳其、智利、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的代表关于参加议程中议题的讨论但不参加表决的请求。按常例，在安全理事会的同意下，建议邀请这些代表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2. 由于安理会议席没有足够的席位可供所有要求参加讨论的代表们就座，我建议安理会循常例邀请圭亚那、土耳其、智利、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的代表们在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如其中有人要在会上发言，自当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3. 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这个程序。

照此决定。

应主席邀请，E. A. 布雷思韦特先生(圭亚那)、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J. 皮涅拉先生(智利)、H. R. 阿卜杜勒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Z. 亚齐奇先生(南斯拉夫)、B. A. 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I. R. B. 曼达先生(赞比亚)到安理会大厅一侧指定的席位就座。

4. 主席：正如安全理事会代表们所了解，这次会议是应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信[S/8397]上签名的十一个会员国的请求而召开的。其他四十七个会员国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信[S/8398及Add.1/Rev.1及Add.2]上，支持这个请求。

5. 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写的一封信[S/8394]也已收到。我还要求安理会注意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根据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三八七次会议通过的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递交的报告[S/8399]。

6. 昨天下午我收到了和今天议程中议题有关的其他函件。我收到了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的信[S/8410]和人权委员会主席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的信[S/8411]。此外，我要提醒安理会的代表们：秘书长已递交了一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其中有各会员国和各组织关于他们为执行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

(一九六八)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的函件[S/8357及Add.1-8]。

7. 安全理事会现将讨论议程上的议题。名单上的第一发言人是巴基斯坦的代表。请他发言。

8.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获悉南非当局蔑视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在当天对三十四西南非洲人中的三十三人已予宣判的消息，深为震惊，并极表愤慨。南非当局对这些西南非洲人曾按照一九六七年南非恐怖活动治罪法<sup>1</sup>和一九五〇年第四十四号镇压共产主义法提出控诉，加以继续拘留和非法审讯。

9. 安全理事会上述决议庄严地表达了它对这一事实的严重关注：南非政府无视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反映的世界舆论，拒绝中止根据专横的法律而进行的非法审讯，而此种法律又是违反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将实施范围非法扩大到西南非洲领土的。安全理事会意识到联合国对西南非洲领土和人民的特殊责任，一致通过了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其实施部分如下：

“1. 谴责南非政府拒绝遵守联合国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的规定；

“2. 要求南非政府立即中止非法审讯并释放和遣返有关的西南非洲人；

“3. 吁请各个国家施加影响以促使南非政府遵守本决议的规定；

“4. 要求秘书长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尽早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5.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这一事件。”

10. 正是由于南非在对西南非洲人处刑一事上表现其违反和蔑视安理会所有这些禁令而造成的局势，现在才召开安全理事会要求着手对待。

11. 在获悉判决的同一天，即一九六八年二月

<sup>1</sup>禁止恐怖活动、修正刑事程序法并规定其他有关事项的法案。一九六七年第八十三号法案。

九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作为受大会委托管理该领土迄其独立的权力机构，对南非继续侵犯西南非洲人的基本权利表示深切的不安。我，作为西南非洲理事会的主席，给你，主席先生，写了一封信〔S/8394〕，表达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一致意见，即南非的暴行是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也是对南非是其成员之一的联合国的权力的明目张胆的违反。我用下述的语句表达了西南非洲理事会的意见：

“既然南非政府已漠视大会的意志和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决定，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认为，作为联合国的最高权威的安全理事会，应当考虑采取适当的行动。为此，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代表们已一致决定代表他们的政府给你写信，要求你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

12. 三天之后，即二月十二日，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十一个成员，代表他们的政府，并鉴于他们作为理事会成员的共同关切，要求安全理事会主席召开一次安理会紧急会议，以考虑由于南非违反和蔑视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对三十四个西南非洲人继续非法审讯并在二月九日对他们当中三十三人作出判决所造成的局势。其他四十七个联合国会员国都支持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十一个成员关于召开这次紧急会议的要求。

13. 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一三八七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在通过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前说道：

“今天……的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在本组织的历史上，它第一次标志安全理事会已经在处理直接与西南非洲相关的问题。”

14. 让我略述一下当前辩论的背景。

15. 大会在通过的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中，重申西南非洲人民不可剥夺的获取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深信南非对西南非洲托管领土的管理，所取方式是违背托管制度、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同时，由于考虑到联合国许多年来为促使南非政府履行它在管理托管领土方面的义务以及保证本土居民福利和安全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无济

于事，决定终止南非政府的托管并宣布南非无管理该领土的其他权利。从那时起，西南非洲就纳入联合国的直接管辖之下。

16. 在以后的一次决议，即第二三二五（二十二）号决议中，大会要求根据大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第二二四八（S-V）号决议而成立的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用一切可行的办法完成大会所委托的管理该领土的任务。此外，大会要求南非政府立即无条件地从西南非洲领土撤走其全部军警和行政机构，释放全部政治犯并允许原籍为西南非洲领土的政治避难者返回该领土。

17. 在第二三二五（二十二）号决议中，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步骤，使联合国能尽到它对西南非洲所负的直接责任，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能充分履行大会所委托的职责。

18. 我已经陈述了安全理事会就其一致通过的第四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如前所说，安全理事会处理与西南非洲直接有关的问题，在本组织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 安全理事会当前所面临的是，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第四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正受到明显的破坏和蔑视。这种情况所需要的正是确保上述决议的完全实施。本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以制止在比勒陀利亚的审讯，使受到非法判决的西南非洲人获得释放和遣返。这种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是对法典的玷污，是违反一切文明国家公认的法律原则的，也是与南非政府傲然宣称它所隶属的西方文明的法律和正义的人道传统不相容的。

20. 在安全理事会正在考虑由于西南非洲爱国者在比勒陀利亚被粗暴地判罪所引起的严重局势的时候，引述这些爱国者之一泰沃·赫曼·杰·泰沃的一段痛切的话，也许是恰当的。他在受审讯时声称：

“我们是纳米比亚人，不是南非人。我们现在不、将来也决不承认你们有权统治我们，为我们制定不容我们提出意见的法律，对待我们的国家就象它是你们的财产，对待我们就象你们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始终认为南非是对我们国家的入侵

者。我们过去一直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我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对这一审讯的。”

21. 关于这一非法审讯，以及比勒陀利亚法庭所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世界各地还有其他的言论和文章。刑法是在所谓的罪行发生以后制定的，它被赋予溯及既往的效力；举证的责任从原告的肩上转移到被告方面；文明世界法律制度中所承认的许多其他法律规范和准则都遭到了破坏。全人类的舆论都谴责南非政府用恐怖活动治罪法、镇压共产主义法以及所谓审讯的方式，对法律、基本正义和基本人权，不断进行歪曲和破坏。因此，安全理事会不能保持沉默和被动，一定要讲话，要行动，并且要迅速而有效地行动起来。

22. 安全理事会不容不——也一定要——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它的职责。同样，它一定要维护大会的权威。大会成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并委托该理事会以在西南非洲独立前管理该领土的任务。

23. 在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已注意到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和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并且宣称它“认识到联合国对西南非洲领土人民的特殊责任”。

24. 这一认识鼓舞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希望安全理事会将断然对付南非政府对它的权威所提出的挑战。

25. 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十一个成员，和支持他们提出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要求的其他四十七个会员国，还有这一世界组织的大多数会员国，都强烈希望安全理事会早日采取有效行动，以应付由于南非蔑视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而造成的局势。这些会员国还希望，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有义务尊重并实施安全理事会意愿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与南非政府保持着关系的会员国，将运用其全部影响和力量，使南非履行其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

26.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认为，向那些曾尽力使南非政府认识它有义务注意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的联合国会员国表示我们的感谢和赞赏，既是正当的，又是必要的。

27. 如果让我现在代表我国政府发言，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明确的责任谴责南非政府的违抗行为。应该要求南非立即撤销对西南非洲人的判决，毫不拖延地释放并遣返他们。此外，安全理事会必须强调，不能容忍南非继续拒不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如果坚持这样做，将迫使安理会不得不考虑采取载明于联合国宪章的更为严峻的步骤，使违抗的会员国必须服从。

28. 为此，有必要要求秘书长密切注意安全理事会作为这次辩论成果而将采取的执行的行动的执行情况，并在指定的最近期内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同时，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积极处理此事。

29. 我必须强调，根据对西南非洲局势的现实的了解，再加上联合国与南非政府打交道的二十多年的经验，巴基斯坦一贯认为，除非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载明的强制措施，就不能使该政府就范或恢复理智。在非洲-巴基斯坦提交当时处理西南非洲问题的大会第五次特别会议的提案<sup>2</sup>中，曾一度考虑到这类措施。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会第一五〇四次会议上，我曾说过：

“试问：非洲-巴基斯坦提案是否对克服南非共和国抗拒联合国试图履行它当前为西南非洲人民而承担的文明的神圣职责这一问题，反映了某种现实的解决办法？期待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把该领土从一种最恶劣的苛政和压迫下挽救出来，以尽到那种神圣的职责，这是不是现实主义？”<sup>3</sup>

我国代表团接着又对上述问题提了一个反问：

“那么，期待南非跟联合国机构进行接触和对话，以便就将西南非洲转移给联合国管理的问题达成协议，或者允许在该领土内成立一个自治核心，这是否现实？答案显然是毫无疑问的。”<sup>4</sup>

30. 在当时，为了有利于达成范围较广的协议，

<sup>2</sup>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次特别会议，附件，文件A/6640，第45段和第82段。

<sup>3</sup>同前，第五次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五〇四次会议，第37段。

<sup>4</sup>同前，第39段。

我们没有坚持采用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的建议。以后，西南非洲理事会给了南非政府一个机会就将西南非洲转交联合国管理一事进行对话。但该理事会遭到了拒绝。比勒陀利亚政权所表现的顽固违抗，使我们头脑里再没有任何怀疑，对待南非政府，在最近将不得不引用必要的威慑和强制的力量。

31. 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实际上代表着全世界一切伟大的文明和人道的法律制度。世界各国人民期待着安全理事会，面对一次又一次地似乎决心要表明它不配作一个联合国成员的所谓文明国家的这种难以言说的行为，出而主持和维护历经许多世纪并为我们所继承的人类的价值和希望。

32. 西斯先生(塞内加尔)：还不到一个月以前，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要求南非政府立即停止其对西南非洲国民的非法审讯。我们都知道，这一审讯是蔑视大会第二一四五(二十一)号决议而进行的。这个决议，早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这个历史性的日期以来，就已经把西南非洲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了。

33.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并不是为了答谢南非政府愿意履行这些决议而释放被其非法逮捕、放逐并在南非进行审讯的政治被拘者，而是为了讨论比勒陀利亚政府向这个国际组织发动的又一次挑战，它的最高法院对那些我们在讨论中的西南非洲国民，刚刚宣布了最严厉的判决。

34. 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对三十三名西南非洲国民所作的判决充分证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藐视联合国的决议，而且南非政府无意遵守它在这个世界组织的宪章上签字而自愿承担的义务。这一非法判决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慨。人权委员会立刻一致行动，致电南非政府，现引述如下：

“人权委员会对下述事实深表愤慨：南非共和国蔑视国际社会，在非法审讯以后，根据恐怖活动治罪法——一项违背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而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反对的法律，对这些西南非洲人作了判决。”〔S/8411〕

35. 我想补充说，这项恐怖活动治罪法必须立即废除。这项法令使恣意判处南非和西南非洲国民成为可能。

36. 人权委员会也已要求南非政府立即释放被非法判决的西南非洲人。

37. 曾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把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意见通知南非政府注意。他已用电报这样做了。就本代表团所知，委员会至今还没有收到南非政府对我前面引述的这份电报的任何答复。

38. 显然，非法加于西南非洲的许多南非镇压法律，用意都是在动摇绝大多数非洲人在争取政治和种族平等的正义斗争中的决心。

39. 恐怖活动治罪法的目的正在于此。这一法令在一九六七年匆匆通过，具有追溯效力，为的是能对西南非洲国民进行审讯。毫无疑问，西南非洲人只会壮大他们成千上万兄弟的队伍。他们的这些兄弟正在南非监狱的远远低于囚犯最低待遇的条件下锻炼成长。

40.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二(二十三)号决议成立的特设专家工作小组，在它的报告中结论说：

“南非监狱里食品、卫生条件、衣服、寝具和住处，跟国际上一切文明标准相比，简直差得可怜。”<sup>5</sup>

41. 我推荐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读一读特设工作小组的这份重要报告。这个小组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法律学家组成的。

42. 但是，南非不要弄错：任何力量，那怕是比勒陀利亚的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不可逆转的非殖民化的运动；因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由于这一事业是正义的，将无疑会压倒欧洲人的少数——所谓欧洲人的少数指的就是南非、葡萄牙和南罗得西亚，他们正谋求保持对非洲南部千百万非洲人的殖民统治。

43. 没有什么比本国际组织的支吾搪塞更可能拖长一个民族在越来越狠毒的镇压方式下所受的苦难。既然南非不懂理智的语言，安全理事会就必须迅速而有效地行动起来，给所作决定以法律的力量。

<sup>5</sup> 文件 E/CN.4/950, 第1127段。

44. 我们重申，谴责南非对国际社会的蔑视是不够的；只对比勒陀利亚政府作一个要它释放政治犯的简单呼吁也同样是不够的；不过我们还得作这种呼吁，尽管我们知道它立即会被置之不理。安全理事会必须进一步要求南非政府尊重联合国的决定。如果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指令，安理会就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行动。

45. 但是，是否有必要说，只有取得了几个对联合国宪章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的同意，才能采取这种行动呢？

46. 这些国家，特别是与南非有贸易关系的几个国家，一定要与安全理事会其他会员国合作，要求本组织的决定受到尊重，以维护本组织的威信。这样，南非才会衡量其蔑视联合国的严重后果，并将了解到，联合国会员国准备一致行动，使这个国际组织能有效地管理西南非洲，并帮助该领土的人民达到独立。

47. **博尔奇先生（丹麦）**：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借此机会欢迎你就任主席，并向你保证，我们对你完全信任和充分合作。

48. 二月九日，为争取国家自由而在比勒陀利亚受审讯的三十三名西南非洲人被判处了严酷的徒刑。近来，联合国曾两次明确认定该审讯为非法——首先在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中，然后在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中。前一决议谴责南非政府明目张胆地破坏了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并要求它停止审讯；后一决议重申了上述要求，并谴责南非政府拒不遵守大会决议的规定。

49. 我国支持这两个决议。我们完全同意决议的条款，并坚持那种立场。我们已经通过适当的渠道促请南非政府遵守联合国的决议。今天，我们以可能的最强烈的语言，抗议对有关西南非洲人的继续迫害并甚至在目前定罪。

50. 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实际上可以说是大会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因此，毫无疑问，世界舆论的压倒多数在这一事件上是坚决支持联合国的，对这一自欺欺人的审讯的结果，也是和我们同感憎恶和愤慨的。

51. 南非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它保持着对西南非洲人审讯的合法性，审讯是在符合关于公平正当的法律程序的一般文明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

52. 我不相信在座中有任何人接受这种辩解。即使是这样，南非政府也是显然以既狂妄又残酷的方式，从口头到行动上继续在蔑视着世界公众的要求。

53.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和世界政治和人道思想的主流隔绝而不使它自身和它的人民冒遭受严重损害的风险。且不说我们当前的问题，南非政府也最好对这种意见多加思考。

54. 我们今天主要关心的是西南非洲的被困禁者。在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法律下面，他们受到审讯和定罪，遭到监禁和流放。考虑到某些基本事实，我想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如果要使我们目前的商讨导致积极而良好的结果，那么，极其重要的是，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步骤，我们都得一致行动。恐怕任何其他办法都将是导致失败的处方。

55. 本代表团准备并切望参加我们衷心希望的会有成果的磋商，以期在安理会内就进一步采取某种建设性行动使目前在南非狱中的三十三名西南非洲人获得释放和遣返的问题取得一致协议。

56.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在轮到我的这时，请让我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向你表示欢迎，同时向你保证加拿大代表团的合作。也请让我对你杰出的前任表示衷心的敬意。

57. 我们正再次考虑在比勒陀利亚受审讯的西南非洲人的困境，如我们所知，审讯的结果是其中十九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关于这一审讯，我不能作什么新的补充，但我将回顾我在大会所作的声明：<sup>6</sup>进行审讯所根据的法案是溯及既往的；对所涉及罪行的说明是含混不清的；把证明无辜的责任加之于被告；而法案的条款又表现为对基本人权的可憾的违反。当时我问，为什么这些西南非洲公民在比勒陀利亚受审？正在伸张着什么样的正义？我并且说，联合国有权要求

<sup>6</sup>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全体会议，第一六二四次会议。



回答。好，现在我们总算有了某种回答，那就是在前面的发言中人们提到过的回答。

58. 加拿大代表团也曾支持安理会要求停止非法审讯、释放和遣返西南非洲人的呼吁。最近我们曾通知秘书长，我们已安排加拿大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人员一人在审讯时到场，我们已将我们有关西南非洲地位和对该地居民待遇问题的观点直接向南非政府提出。因此，我们已正如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所要求的那样施加影响，促使南非政府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59. 如前所说，安全理事会已一致表示了对这种逮捕和审讯的共同观点。我国政府一贯采取的立场是，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的行动要发生效力，就必须在联合国会员国中获得最大量的赞同为基础。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成前面发言的同事们的意见，特别是丹麦的代表的意见。我赞成安理会应该迅速而有效地行动；但是，要有效，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行动应该博得所有理事国的支持。正是基于这种见解，在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时，本代表团将研究所有可能被提出的建议。

60.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完全同意同事们对巴基斯坦代表夏希大使在一个重大国际危机和我国政府特别感到关切的时期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表现的非常有效和客观的领导所作的赞语。

61. 我也欢迎你,主席先生,担任你的职位。你已经表明,你正以非常的干练和政治家的才能履行职责。正如对你有一段时间了解的人所期待你的那样。

62.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考虑三十三名西南非洲人的问题。正如他们之中有一位所确切说明的,他们在一块不是自己的土地上,用一种不是自己的语言,被一个不是自己政府的法庭,以也得说是与自己不相干的罪名判了罪。

63. 被告实际上是在对他们拒不承认基本人权的法律下受审讯的。根据所谓恐怖活动治罪法,他们之中的三十人被判重刑。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法案取名很得当;它正是为对无辜的各族人民实行恐怖活动而提出的。他们甚至在审讯以前就遭受了数千小时的

单独禁闭,没有与家人接触,没有见到辩护人。这三十人现在面临着在南非监狱中受到长达终身监禁的凄凉前景。那些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服罪的,则生活于缓刑五年的阴影之下。

64.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尽管被判决的人已免脱死刑,但审讯的法官——卢道夫法官却发出公开警告说:“今后本法庭对判决死刑,不一定为之迟疑。”显然,已作的判决和法官的警告,全都是为南非这一目的服务的,即阻挡西南非洲人为参加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从事的和平政治活动。同样显然的是,南非当局正希望通过以一九六七年恐怖活动治罪法为代表的警察国家手段,抵销来自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类的组织的政治反对,这样,南非政府就可以通行无阻地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西南非洲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

65. 美国已表明了它对这些审讯的看法。这是我和国际社会包括全世界极有声望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律师在内的共有的看法。我们认为,南非对西南非洲——一个由于南非本身的违法行为而结束了对它的托管的国际领土——实施恐怖活动治罪法的行为,是违反南非政府的国际义务的,是违反这个领土的国际地位的,是违反国际法的,也是违反居民的基本权利的。

66. 显然,最近事态的发展,没有给我们以任何根据来改变这种看法或者减少我们的关切;事实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却增加了我们的关切。我们仍保持我们已声明了的立场,那就是被告者和根据恐怖活动治罪法而被拘留的任何其他西南非洲人,都应毫不延迟地予以释放和遣返。

67. 南非通过它的行动和声明把自己掩盖在似乎是合法的外衣中。但是,这是真正合法的外衣吗?——再进一步问,是真正国际责任的外衣吗?不是。为它的行动提出的法律上的辩护,是捏造的。这些行动不仅与联合国政治机构的行动相违背,而且,国际法院也已阐明了南非对这个领土的国际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即使当南非根据托管制管理西南非洲时,它的权力也为某些明显的义务——包括关心居民福利的义务——所限制。确实,由于在这个领土实施它的种族隔离法,它不是尊重而是破坏了这一义务。现在,

既然它的托管已经结束，甚至乞灵于这样一种有限的权力也不行了。

68. 另一个明显的法律漏洞出现在恐怖活动治罪法有关追溯效力的规定上，这项规定是在最近对被告的审讯上被引用的。这项规定使法院本身也为之棘手，以致法官竟特别援用法律的追溯效力作为不判处死刑的理由。然而，法官在对这一点上表示法理关注之后，接着又以考虑到他认为可能犯了普通法的罪行为由，来为判处严厉的徒刑作口实。尽管事实上，被告们既没有被指控为犯普通法罪行，也没有因犯普通法罪行而被起诉，因此他们就没有机会对这种指控为自己辩护，也无从利用适用于此种辩护的重要的通常法律保障，可是法官还是这样做了。

69. 还有一个使人关注的原因是在南非报上关于一些已为宣誓供词所证实的指责的报道，说有几个西南非洲人在拘留期间，受到南非警察残酷的非人道的待遇。在这些报道出来的宣誓供词中，有一些是最近结束的审讯中的被告所作的。

70. 人们本来希望，这些如所提出的为他们的生命而受审讯的人们所受待遇的指责会在审讯结束前充分地使众周知。然而不是这样，尽管辩护律师强烈反对，对这些供词的听取一直拖延到审讯和宣判结束以后。

71. 总之，被告们在一个外国的法院里依据一项无效的法律受审以后，被宣判时所根据的罪名实际上不是他们被起诉的罪名——而且没有得到通常给予辩护的一些最重要的保障。

72. 面临这种无正义的背景，我国政府对最近南非报纸关于另外一些所谓恐怖主义分子已根据同一恐怖活动治罪法被逮捕并正由警察拘留的报道，抱着严正的关切。我们都记得，在最近的审讯程序中，被列为所谓同谋者达八十一人之多。鉴于卢道夫法官关于未来审讯的说法，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忽视这种可能。

73. 我现在来谈谈能够和应该采取什么未来行动的问题。本安理会在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中早已一致谴责南非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问题是，如何最好地给那些已被宣判的西南非洲人以及其他可能被拘留和指控的人以切实的援救。

74. 我国政府已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想提出一些建议，供安全理事会考虑。我们毫不怀疑，在这次辩论过程中其他代表也将同样提出一些建议，我国代表团将予以最恳切的注意。我们的建议如下。

75. 首先，联合国通过它的适当机构，包括秘书长和本组织的个别成员国应继续和增强他们的努力，劝告南非政府认识它的行为的错误，并使被非法拘留在南非的那些西南非洲人获得释放和遣返。我想告知安理会的代表们，我国政府遵循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已直接向南非政府说明了立场，并将继续这样做。

76. 其次，剥开南非政府掩盖它的无效行动的合法外衣是重要的。有些代表，包括芬兰、瑞典和南斯拉夫的代表，曾建议就这个问题诉诸国际法院。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个建议是值得安理会代表们加以探索的。

77. 第三，本星期初，人权委员会有人建议，可以向南非派出一位秘书长的专门代表，采取一切可能的人道主义措施，改善目前那个地区的不幸状况。这个建议很受欢迎。我国代表团为该委员会几位成员的响应所鼓舞，想把这个建议提供安全理事会考虑。这样的一位专门代表可能对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作出很有益的贡献。

78. 第四，应该再作各种努力，确保被南非拘留的那些西南非洲人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各国政府，包括其自身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公约<sup>7</sup>一个缔约国的南非政府在内，应该认识到红十字会的特别公正和人道主义的作用。确实，南非在它的监狱问题上最近已利用红十字会的帮助。我建议本安理会可要求南非政府邀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同根据一九六七年恐怖活动治罪法被拘留的每个西南非洲人取得充分、持续和不受阻碍的接触。我们认为，这一步骤应该和努力取得那些被错误拘留的西南非洲人的释放和遣返同时采取。

79. 第五，本安理会在通过它的最近决议时，应重申它所采取的行动。

<sup>7</sup>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七十五卷(一九五〇)，第九七〇-九七三期。

80. 我最近在南非政府的官方刊物南非全景里抱有兴趣地读到一篇关于最高法院上诉庭的文章，题为：法律尊严的象征。文章说：“南非的法律制度是为确保人人得到公平待遇而制订的。”究竟这种声音能否站得住脚，历史将作出判断。不过我国有一句我认为当前合用的法律名言：“耽延正义就是没有正义。”

81. 是所有相信法治的人去再次要求南非使那些根据无效法律被拘留的人获得公平待遇的时候了——而且再也不要拖延下去了。

82. 察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让我和你一起祝贺我们一月份的主席、巴基斯坦常驻代表夏希先生，他以令人钦佩的风格，完成了他的困难的使命，他以他的机智、耐心、理解力和毅力，不仅在公开的会议上，而且在长期的磋商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家的风度。这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大大增强导致缓和紧张的努力。

83. 同时，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一位富有经验的同事——承担主持我们二月份会议这一繁重的任务。我们深信，你的智慧和毅力，将大大地有助于成功地完成安全理事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遵照宪章的精神，我向你提供匈牙利代表团的无保留的合作。

84. 安全理事会再次被要求来处理由于南非共和国政府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所产生的局势。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谴责“南非政府拒绝遵守大会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的规定”并“要求南非政府立刻停止非法审讯”三十五个西南非洲爱国者并释放和遣返他们。

85. 南非政府的第一个答复是该国常驻代表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的来信，已在S/8370文件中散发。那封信实质上是重申南非少数政权早些时候的声明。根据这个声明，南非“根本反对各个决议草案”，而这些决议草案是大会早些时候为结束南非对西南非洲的托管而通过的。

86. 第二个答复直接来自比勒陀利亚对安理会一致决定的完全漠视，宣布了对三十四西南非洲爱国者中的三十三人的最严厉的判决。

87.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坦率地说，我们没有理由对南非政府最近采取的步骤感到诧异。过去二十年来，该政府对我们的组织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原则，一贯奉行公开挑战的政策。这些原则是载明在宪章序言中的。这里只略举一、二，即：“重申对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和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创立条件，以便能维持正义并尊重由条约和国际法其他渊源而产生的义务，促成……社会进步……。”南非共和国虽然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但它却违反了它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和联合国宪章签字国所承担的一切义务。该政府的记录是一个系统违反宪章规定的记录，这些规定是严正载明于世界人权宣言并包含在国际人权公约之中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说已有几十个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被南非置之不理。其中最近的一项就是有关它在联合国大会业已结束其托管之后对西南非洲的非法统治。

88. 我们自然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战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不人道的、野蛮的制度二十多年以后，我们竟亲眼看到一个政权公然声称信仰种族优越的理论并把它作为它的残酷的暴政的基础，而且这样的政权竟被容忍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的部分。是不是就某些人来说，反对种族歧视的最残忍的表现的斗争仅仅是一时的事情，而不是连这种耻辱的根源也要铲除的一种坚决的行动？听着南非的发言人傲慢地举出在其他国家现存的种族歧视的铁证，人们必须承认这种祸害不仅仅限于南非才有。南非从这些事实中所受到的鼓舞是不应低估的。因此这些其他国家也为南非的邪恶行为分担着责任。

89. 南非的政策的另一方面是不让占人口压倒多数的南非本土民族，特别是西南非洲的本土民族享有自决权利。对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人的非人道待遇使南非一直处于落后状况，尽管其统治者如何夸耀其进步。在这个数以亿万计的前殖民地属民已经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取得独立的时代，人们会对南非所犯的这种时代错误感到惊异。但是，难道只有南非反对被压迫民族自决的正义要求吗？当代国际生活的最起码的知识不容许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一个肯定的回答。

90. 但是一切关于类似普遍存在于南非的情况

的言论，其本身并不能对为什么南非能够为所欲为并仍能恣意蔑视世界舆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问题的答案在更深的地方。南非政府明白：本安理会的几个重要代表在这个大厅中无论讲了什么话，他们实际上不会作任何事情可以使南非觉得这些国家措词谨慎的口头谴责将会得到行动的支持。南非明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以及由此而来的投资者利益在南非的实际经济结构中正在不断增长。这个少数政权的首领们很了解，五十亿美元的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丰厚利润讲起话来比任何谴责更响亮。

91. 当这些国家对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的压迫者继续出售武器的时候，宣称深恶痛绝之类的话又能对南非起什么影响？在这方面，我们不禁要问：南非需要这所有的武器对付谁？唯一的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这些武器是打算用来镇压南非和西南非洲遭受残酷压迫的群众的任何活动的。这些有关国家想到过它们承担着什么样的一种责任没有？它们想到这些武器在一个废除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一切合法途径现在已行不通的国家的可能用途吗？最后，但并非毫无紧要，人们怎样能够在谴责比勒陀利亚政府非人道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一种例如与之共同使用海军基地的军事部署政策呢？

92. 为什么那个政府一直拒绝种种呼吁，拒绝世界舆论的谴责，线索就在这里。南非是充分明白这种情况的，是充分明白存在于在这里的发言和在别处采取的实际行动之间的巨大鸿沟的。我国代表团深信：如果我们听到的本安理会的几个代表的谴责的词句或措词圆通的反对，能够随之以相应的行动，那么南非政府早已被迫改变它的政策了。

93. 我国是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因此是一直在积极关心那个不幸的国家的局势。我们曾经指出过：只有本组织全体——我强调全体——主要成员的坚决行动，才能使比勒陀利亚政权认识到南非的国内政策和我们当前讨论的主题所指出的它的国外政策不能得到那些不顾一切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们的继续援助和支持。在审讯西南非洲爱国人士问题上南非所表现的蛮横挑战，不过是对我们表示的一个最新的信号，没有南非的贸易伙伴

和武器供给者的明确声明，就别希望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态度有任何改变。

94. 这里我要申明，我们认为这一审讯本身是非法的，因为它指向不在南非管辖权之下的人们，而且他们为联合国宪章的真正理想而斗争的英雄行为，不能构成罪行。他们是暂时在联合国托管下的西南非洲的公民。因此，这一审讯是一个国际问题，明显地同我们有关。至于恐怖活动治罪法的追溯性质的问题，虽然也表明现在应用于南非的法律概念，但并不成为我们这里的问题，因为在联合国大会终止南非的托管之后，没有任何在南非制定的法律，追溯的或非追溯的，可以被认为适用于西南非洲。因此，在国际正义的意义上，要受审讯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如我刚才概述过的那样，它在违反公认的和托管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许多事项上，是有罪的。

95. 至于我们的态度，我们已多次说得十分清楚，最后一次是在安理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一三八七次会议上。这里，我们要重申支持联合国为了对西南非洲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而提出的一切措施，因为我们深信，宣言的执行符合这个领土的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坚决支持联合国对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西南非洲民族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的呼吁。

96.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准备支持安理会为保证在南非被非法审讯和判刑的西南非洲爱国者的尽早释放而采取的强有力的和有效的一切措施。

97.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圭亚那的代表，圭亚那是要求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的国家之一。按照安理会的决定，我邀请圭亚那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98. **布雷思韦特先生（圭亚那）：**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在这个庄严的组织中讲话的机会，我也借此机会对你就任主席职务表示祝贺。

99. 我主要是以圭亚那的名义发言。圭亚那是一个有八万三千平方英里土地的很小的国家，大约有七十万人口，他们的全体代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我是带着一些问题来使用“统一”这个词的。因为由于新近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一部分和查明我们共有的同

一性的困难有关，我们还正在寻求怎样作一个统一的民族而生活。在国内，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学到了对自由的真正理解，没有它，生活不过是无益的活动，而幸福的追求不过是绝望的梦想。

100. 我本来并不大有把握我是否该借此机会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我告诉自己：要等待观察这场辩论的性质和范围。我现在已经对辩论的调子感到一点烦恼，也许因为我是一个不耐烦的人。我已经注意到进行这场辩论的非常慎重的调子。我问过我自己：是否这原来就是那些卓越的法律学家致力于思考当前这个问题的迹象呢？或者是否这是又一次学术活动的迹象？我仅仅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我的国家之所以关切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和一切关心自由的人们是一个紧密的一体。我们懂得了自由的意义。我们仅仅是在前不久独立的，然而就是在最近，我们还一直在努力摆脱国内冲突的枷锁。

101. 在座的有一些非常强大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在顷刻之间，能够下令调动惊人的武装力量，施加政治上特别的影响，并运用惊人的经济威力。然而，我们看不见一点行动响应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这个决议号召所有国家运用它们的影响促使南非政府遵守决议的规定。在一个坚持原则的简单问题上，我们看见的是惊人的无能。我们发现大国是不坚决的，踌躇不定的。

102. 至少，我感谢这场辩论的调子和性质已经是非常慎重、非常谨严和非常平稳——因为我们如果仔细倾听，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听不见南非的笑声在这个大厅中回荡。南非政府知道，并由此而感到放心，我们总是踌躇不决的。当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遇到涉及南非的问题时，会出现什么结果，南非政府对此已有了丰富的经验。它是懂得的。

103. 我毫无意图指责任何国家的诚实公正，但是，我觉得我有权对一些国家的行为提出疑问，它们，有时由于未能采取行动，正在促使那个表明是我们敌人的梦魇的出现。也许有人认为我是这个事务中的新手。我有权在本会发言，只是因为我也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如果我们在这个庄严的组织中仅有的贡献是偶尔认真从事于重大的原则，我想，那就够了。

104. 整个问题关系到对某些人的审讯和定罪。全世界已经公认这种审讯和定罪是完全没有法律根据和理由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有意味和不寻常的现象，是纽约市律师公会发表意见表示它对审讯和接着监禁那些人的全部态度。今天在这里正在发生的不仅仅是人们为此操心以便作出一个决议。正在发生的不仅是南非的行为在受审判。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对的事实是，各个国家——一切国家、强国、小国——正在受到全世界的注意。

105. 对它们来说，光吵吵嚷嚷，并以此作为关于决议的发言而流传历史是不够的。必须要求任何吵嚷都要由行动来证实，而这种行动足以使南非终于认识它不能泰然地漠视联合国、向联合国挑战，并且认识到它已经走到要受责问的地步。已经是时候了。要使南非认识到它不能依靠一些国家的支持——甚至是由于偶然，或者甚至是由于它们的沉默，不能容它以为它可以漫不经心地、极其傲慢地漠视其他主权国家的公正。

106. 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秘密传送消息的方法可以把我们这里的讨论透入囚禁那些不幸的人们的监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终将发现我们一直在这里干些什么。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们是否明白我们正在讨论他们的不幸处境。如果他们明白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感到有任何希望。也许他们和别的许多人一样，象南非那样感觉到：这不过是又一次诡辩的演习。我说——我是作为除了专心致意于这些重大原则外没有东西可以贡献的很小国家的代表这样说的：如果这个问题真正关系到安全理事会，它将保证我们在这儿的讨论导致积极的行动。

107. 在有些时候，我曾感到我的挫折和我的软弱沉重地压抑着我，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站在一个强国的地位，情况将会如何；我是否会容许南非的所作所为，我是否会容许这类梦魇吞噬这样一种机构。我们把自己说成是主权国家的一个机构。当我们愿意在我们中间容许这种行为的时候，容许这种即使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小得多的机构中也不会容许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站起来称得上是主权国家呢？

108. 我到这儿来，不是要向我的前辈，在许多

生活素养方面是我前辈的人，进行说教或者下指示。我到这来，只是代表我的政府，对你们的利益、你们的明智、你们的力量、你们运用的权力和影响，作简单而直率的呼吁，就是要说，归根到底，这些决议将连把它们印刷出来的纸张也不值，除非南非知道一当本会召集开会，就是办正事而开会的。如果那个正事是促使南非盘算一下，理解一下，那就是本会的正事。你们当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声称不作这样的选择。

109. 有些时候，我从我卑微的地位观察这种走钢丝，这似乎是这里的主要急务，在这当中，只走钢丝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种走法正在受到人们的注意。我问我自已：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地位，我是否会象你们那样感觉。我祈祷上帝这个情况永远不要发生。

110. **贝拉尔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要和你一道祝贺我们的巴基斯坦同事夏希大使，感谢他主持安理会的卓越的方式，无疑，你自己也将表现同等的才能。今天上午你已经为我们显示了榜样。

111. 不到一个月前，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释放在比勒陀利亚受审的三十五个被控告的西南非洲国民。今天，安理会不得不把它的注意力转到对三十个受囚禁者的宣判，他们当中十九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九人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关于举行审讯的情况，什么话都已讲过了。判决是按照人类良心所厌恶的法律作出的。这就是我国代表团欣然同意十一国代表团提出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要求的原因。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领土上的国民的命运正处于危险的关头，是因为围绕起诉、审讯和判决的情况在性质上是非常暧昧的。法国政府愿再一次在安全理事会表示对南非政府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的关切，同时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在比勒陀利亚大使直接作了这样的表示。

112. 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sup>8</sup>的辩论中和在安理会的会议上，法国代表团对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违反正义的程序表示了有力的抗议。我们热切希望南非政府会倾听理智的声音和人道的声音，按照公认的法律和正义准则行动，记住西南非洲的国际特点。

<sup>8</sup>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全体会议，第一六三六次会议。

113. 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向它提出的呼吁已显然置之不理，我国代表团深为遗憾。我们惋惜该政府对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紧急呼吁充耳不闻。南非政府在西南非洲领土一贯奉行的由目前事件证明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受到我们的谴责。

114. 我国代表团宽慰地注意到：按照我已提到过的南非立法，被告可能判处死刑，而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受到这种判决，从而还没有作出不可挽回的事来。我们仍然热切希望，对理智和正义的进一步呼吁将受到注意。我国代表团始终站在我们一贯采取并经常表明的立场，准备支持这样一个紧急而严正的呼吁。

115. **莫罗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让我欢迎你就任主席并借此机会表示对你的前任巴基斯坦代表夏希大使所作活动的高度赞赏，他在上月份如此干练地主持了本会的工作。

116. 安全理事会已经开始讨论一个极端严重的形势。这个形势是由比勒陀利亚当局漠视安理会今年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而引起的。

117. 我们同意圭亚那代表指出，关于这个由约十个亚非国家正式向安理会提出而正在再次研究的问题的辩论，照他的话说，是一种过分平稳的、学术的性质。

118. 人们只有带着义愤和憎恶来评论那些为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西南非洲爱国者所受的是怎样的遭遇，而这又是在安理会一致通过决定必须终止那些在整个文明世界怒目之下加于西南非洲爱国者的非法专断的行为之后发生的。

119. 我要提请安理会对某些直接和这个问题有关并表达了最广泛的世界舆论看法的一些文件的注意。

120. 今年二月十五日，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特别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信中说：

“苏联公民对大量发生在南非共和国的非法的、专横的行为感到愤慨。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刽子手们，不顾世界舆论的要求，蔑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正在继续进行对西南非洲公民的非法迫害。

“仅仅在一两天前，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三十三名成员受到了卑鄙的判决。他们唯一的罪名是大声疾呼，赞成他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

声明正确地强调说：

“……世界舆论把种族主义当局的专横行为视为可耻。比勒陀利亚不顾世界进步舆论的要求而扮演的审判闹剧，蔑视了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声明接着说：

“……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表达千百万苏联公民的意志，愤怒抗议对西南非洲爱国者的可耻审判，并要求立即把他们释放和遣返。”

121. 这里是另一份文件，也是写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秘书长的。它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今年二月九日发出的一封电报，表达了该国政府关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对西南非洲人民所采取的专横行为的意见。在声明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接着说：

“这个审讯是对西南非洲人民自决权利的严重侵犯，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违反，是对联合国最近通过的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许多决议的违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谴责南非共和国继续在西南非洲散布种族隔离政策，这个政策在联合国中已一再作为违反人性的罪行而受到谴责。”

122. 这里还有由两个当前活跃在联合国中的组织送来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份声明。人权委员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们，对种族主义者对西南非洲爱国者所犯的专横罪行表示了很大的愤慨。这两个组织作出的决定，要求停止种族主义者对西南非洲人民的非法行为。

123. 正如亚非国家的代表在今天的会上所作的声明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比勒陀利亚的司法报复自始至终是由种族主义当局策划的，目的是用法庭的残酷镇压以恐吓西南非洲人民，扑灭提出自由和独立合法要求的民族解放运动。

124. 安理会的许多代表已经指出：援引种族主

义的恐怖活动治罪法给这个审判闹剧加上某些合法外衣的企图，是一点也没有用的。恐怖活动治罪法是在联合国已经剥夺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西南非洲的托管权、也就是说剥夺了它管理那个国家的一切根据之后通过的。

125.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对西南非洲爱国者进行报复，是对安理会今年一月二十五日采取的决定的违抗，再一次表明它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定。

126. 南非联邦种族主义势力，靠着主要西方帝国主义大国的支持和保护，正致力于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府形式在非洲大陆的南部永久化，特别要在西南非洲保留残酷的殖民主义压迫制度。我们曾经多次讲过——我们也支持今天在安理会上对这个问题的发言——西南非洲人民的悲剧，是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支持下无情地企图用各种方式，包括最罪恶的方式，阻挠在西南非洲实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127. 当这个问题于一月二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讨论时，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这个同样合法的问题又提了出来：为什么尽管有安理会的多次决定和世界进步舆论的要求，南非种族主义当局仍在继续实行镇压政策和对西南非洲爱国者的非法待遇、特别是这样残酷地和罪恶地对待争取西南非洲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侵略解放出来的三十三名战士？不可能以沉默或者以虔诚的说教提出若干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来规避回答这个问题。

128. 西南非洲问题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反复讨论，使人无可怀疑：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者，如果没有接受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盟国的援助和支持，永远也不能对整个联合国组织及其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表现如此的狂妄挑战，也不可能藐视联合国中压倒多数的会员国提出的要求。在这些继续一本正经地被叫作南非政权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军事和政治盟国当中，有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大国。

129. 我们无须重述已在联合国各机构提出的许



多事实。这些事实的确不可辩驳地证明，几个西方大国的统治阶层由于军事、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正努力在南部非洲大陆维持现有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热衷于继续把南部非洲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力量的据点，作为反对不仅是西南非洲而且包括整个非洲大陆的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堡垒。

130. 如果我们要努力维护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安全理事会的尊严，我们就不能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安理会是负有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崇高职责的。

131. 在当前的情况下，西南非洲人民要取得自由的关键问题仍然在于结束南非共和国主要盟国即西方大国给予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这就是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应该首要考虑的问题。必须把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势力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个问题上，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终止种族主义政权对体现在联合国组织的决定中的各成员国意志的违抗。

132. 大会曾在第二三二五(二十二)号决议中，向号称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在那里有经济和其他权益的国家，发出特别呼吁，要他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和其他措施，施加他们的影响，以促使遵守大会的决定，结束对西南非洲人民的压迫而给他们以自由和独立。大会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据我们看来，它表示得还不够有力。

133. 不幸的是，大会的这一政治意义十分明显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响应。

134. 必须注意，许多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继续与南非种族主义者保持多方面的紧密联系，并给他们以各种方式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安理会本年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完全没有得到遵守的困难情况下采取适当决定的时候，决不能一刻忽略这个基本政治因素的理由。

135. 苏联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已屡次加以阐述。我们想再一次强调说明，苏联一贯反对用恐怖和镇压对待为西南

非洲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士。我们坚决谴责对这些真正的爱国者，西南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们，实行司法上的报复。

136. 我们已经说过，苏联将继续支持西南非洲人民为从殖民主义枷锁中获得解放和为自由与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137. **主席：**名单中，下一个发言的是智利的代表。智利是要求参加辩论而无表决权的国家之一。按照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请智利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138. **皮涅拉先生(智利)：**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表示感谢，承蒙使我国代表团有机会与其他要求参加这次辩论的十个代表团一道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139.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今天所考虑的问题是双重性的：提出问题是简单的，而解决它，看来是困难的。

140. 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时间已经很晚，我不想重复今天下午巴基斯坦代表夏希先生代表要求举行这次紧急会议的十一个会员国所作的很好的讲话。他对西南非洲问题的背景作了全面的分析。这是在过去一年半中已经变得特别重要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期间，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不得不处理南非非法审讯西南非洲公民的问题。我们今天下午已听取了几位发言人的发言。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力求讲得非常简要，但同时要抓住要点。

141. 问题是什么呢？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面临着双重的挑战。所有的发言人今天都已清楚地说明，南非共和国违抗了安全理事会仅仅是三周前——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和几个月前表现在第二三二四(二十二)号决议中的大会几乎是一致的意愿。

142. 我国代表团坚信，这种违抗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破坏。使问题变得更糟的是，虽然这也许是纯粹的巧合，国际人权会议即将在数周内于德黑兰举行，这就显得南非政府的态度更加横蛮。

143. 我今天想指出的是，还有另一个挑战——从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虽然我知道几乎所有代表



团已同样地指出过了。这就是：对联合国本身的挑战，对几个月后就要举行会议的大会的挑战；而且，主要地由于本安理会被赋予的特殊权力，按照一月二十五日一致通过的第二四五（一九六八）号决议，也是对安全理事会本身的挑战。

144. 一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什么事呢？在这个会议大厅里，我们通过了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南非政府遵照本安理会的意愿行事，换句话说，放弃审讯并把被囚禁的人遣返他们本国，那就是西南非洲而不是南非。

145. 因此，简单地说，在我看来，那就是宪章赋予最高权力的由十五位代表组成的安全理事会，受到了拒不遵守这个一致决议的挑战。

146. 决议如何执行呢？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在我们辩论的这个时候作任何特别的建议是适宜的。我们知道，应该由安全理事会按照它自己的决议，决定实施该决议的措施。

147. 我们相信，宪章中规定有实施决议的必要手段。我细心地听取了辩论，我重复地说，今天下午所有的发言人都一致认为南非违反了宪章的原则；我虽然认为这个问题属于西南非洲一般问题范围之内，它仍然是有特殊性质的，因为这种非法审讯引起了大会的接近一致意见和安全理事会的一致意见，这在联合国其他问题中是罕有的。

148. 这种挑战不仅使西南非洲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全体成员感到非常紧迫，而且也使给予殖民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以及仅在几小时以内，所有联合国内的工作机构都感到非常紧迫。这一事实在我们看来，已最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我国代表团遵照主席巴基斯坦夏希先生明白给我的委托，也是代表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在这里发言的，因此从第一天起就和安全理事会所有代表进行了接触。

149. 因此，姑且不论问题的实质，即对我们大家都赞同的原则的破坏，看来这些原则的实施，如我在开头说的，将是一个困难的任務。这当然会是困难的，因为从原则的制定到实施总是困难的。然而，正是它的复杂性使任务变得更加义不容辞了。

150. 鉴于这个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我国代表团首先想重申它对南非政府态度的谴责，正如法国代表清楚指出的，这是对理智和正义的蹂躏。我赞同他的发言，对他的发言我是注意听取了。如果有什么蹂躏正义和理智的东西，那就是南非政府的这种态度。我要说，这个问题既不仅仅是一个南非政府非法的、违法的和横蛮的态度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西南非洲和它的公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向人权这个根本的概念挑战。从我国代表团看来，人权原则的捍卫，是对联合国一切行动的鼓舞，不管是和平的维护，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是非殖民化。

151. 我国代表团准备与十一位代表合作，他们曾要求本会议作果敢的努力，寻求可能取得本安理会一致同意或极大多数同意的解决方案。我讲这句话，是深怀谦抑之意的。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直接的责任，而是安全理事会的职责。然而，作为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的一个成员，我国也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觉得要求我们合作是有必要的或有益的，和它一起工作，是我们的责任。

152. 我们有几点意见要提出，我想概括地说一说。

153. 首先，我们必须直率地、明确地和有力地谴责违反安全理事会所达成的决定。

154. 其次，为保证安理会决议获得遵守，存在着可供采取的有效和适当的步骤。我要把这一点说清楚。无须说，鉴于我所说的“有效和适当的步骤”，安全理事会显然必须作出决定。我们还认为，宪章设想的全部手段都必须加以考虑，都不应事先加以排除。因为我国代表团认为，正是宪章所提供的手段，应该用于执行这样一个协议——这个协议，我重复地说，是具有为安理会一致通过、大会几乎一致通过、并且为其他机构如人权委员会所反复重申的特点的。

155. 我知道，从广义上说，实行这些原则，也许需要许多代表团作出牺牲。然而，国际社会很少有比今天这样更加明确的机会，去适用这些原则，并使之切实实现。

156. 最后，为了说明一个自相矛盾的奇论，我想追述爱好和平的法国人拉芒内的话，他得出一个可

能使人震惊的结论。谈到弱者——谁能比今天在比勒陀利亚被非法审讯的西南非洲的被囚禁的人更弱呢？——他说：“自由是压迫人的，唯有法律才是解放人的。”所谓南非政府的法律也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它不是保护弱者——因为西南非洲公民是弱者——而是压迫他们；他们没有自由，而法律变成毁灭他们的手段。

157. 法国代表说：至少还没有采取不可挽回的步骤——他们还没有被处死；他们还没有判处死刑。但我要说的是，我们关心的不是判刑的严厉程度，不管它是死刑，或者二十年、十年或五年监禁；我们关心的是这种完全地、绝对地、最终地和令人痛恨地无视和违反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全体——不仅是安全理事会，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所答应遵守和适用的原则。

158. 我国代表团将提供它的谦谨的合作，愿意和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如果他们也愿意，一道工作，在我刚才代表智利提出的那个基础上谋求一个解决方案。

159. **主席：**今天下午会议的名单上再没有发言人了。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求发言，我提议散会。

160. 同时，我已与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举行了非正式的协商，似已一致同意，在星期一下午继续进行讨论。如无异议，下次会议将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四时举行。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七时散会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